

吴仰湘 著 岳麓书社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通经致用一代师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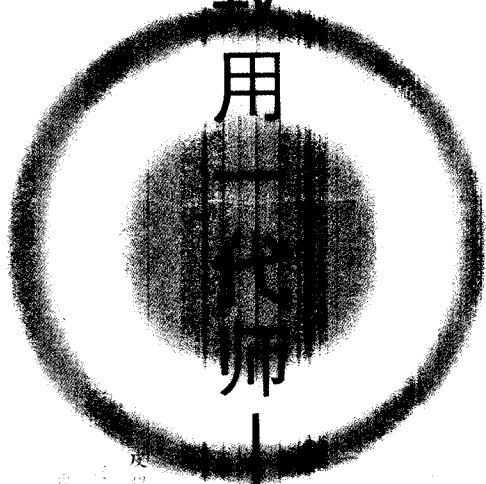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B24/.15
V. 86

通经致用 一代师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吴仰湘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吴仰湘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1

ISBN 7-80665-139-X

I.通... II.吴... III.①皮锡瑞(1850~1908)

—人物研究②皮锡瑞(1850~1908)—哲学思想—研究
IV.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622 号

本书获湖南师范大学 湖湘文化研究重点学科 资助出版
优秀博士论文出版基金

责任编辑 李润英

封面设计 蔡 晟

通经致用一代师

——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

吴仰湘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64,000 印数:1-1,000

ISBN7-80665-139-X

G·240 定价: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中路造化塘 29 号 邮编:410007

序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湘人的这份自豪实非徒托空言。

中国文明始于黄河流域，至汉虽有贾谊以“儒生首出通时务”（黄遵宪《长沙吊贾谊宅》）而誉满潇湘，但毕竟是被贬斥而至此蛮荒卑湿之地。人虽有意，湘水无情，文明的曙光终究是姗姗来迟。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封闭的地理格局相应扩张，文化也因之南浸江淮，而入于湖湘之间。至清，王夫之出而领袖群伦，其后，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王湘绮、郭嵩焘、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才辈出，湘学因此蔚然而成一代风尚，所谓“从古荆蛮原小丑，即今砥柱孰中流”（黄遵宪《上岳阳楼》）。以“平生薄钟鼎”、“穷愁空著书”自诩的皮锡瑞，亦是其中的佼佼者。

皮锡瑞，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因数应礼部试不第，遂绝仕进。其时湘学如日中天，而大清王朝却已是日薄西山的凄凉晚景，延续千年以经取士的科举制已近末路，经学的一统地位也开始坍塌、陷落，不能不在封建末世调适、变异而求其发展。于是，乾嘉时期被遗弃的“通经致用”的口号，一时间又响彻朝野，新学家以新知附益旧学，欲借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变数千年之政体，成就革故鼎新之理想。皮氏虽为其中一员，然其思想抑或有所不同。他既不讲伪经，更不言改制，仍因袭传统，强调“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经学通论·序》），视经学为有益

于社会、人生的真学问，因而持论平实、通达，既不像康有为尽出己意，也无廖平思维之怪诞，他力图使经学从神圣变为平实，由政治还归学术，纯粹由学理上谈通经致用。可称之为通经致用的末世经师，以体现皮氏在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特殊性格。

该书是吴仰湘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它的出版，但愿能成为学术研究，特别是皮锡瑞及其思想研究中的一株青草，一片绿叶。

以之为序。

麻天祥

2001年6月4日于珞珈

前 言

皮锡瑞（1850—1908）精研群经，著述宏富，其成就当时就极受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柯劭忞等人的称扬，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经学大师之一。他早有经世大志，主张通达古今之变以经世致用，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清末兴学，成为晚清新政运动中一位重要的宣传家和实干家，并在实践中对变法作了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变法思想。皮锡瑞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极有影响，无论是深入研究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还是进行近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的梳理和评定，他都是一位无法忽视的人物。

然而，从皮锡瑞弃世迄今已有九十余年，国内外学术界对他却未作专门研究。唯一的著作，是他的孙子皮名振撰写的《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有人称誉它“文字详实，读之足明先生学业之大及其经历之实”（《皮鹿门年谱》李肖聃序）。可是，实际上该谱对皮锡瑞一生行踪只是述及大略，而着意宣扬其学术；就其记述皮氏学术而言，该谱的缺陷也相当明显，因为谱中只是将其诗、文及经学著述系年详载（其中尚有许多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一），其中转录皮氏 16 种著述的自序、凡例，占了谱文的绝大部分。因此，该书对于皮锡瑞的生平、思想和学术，只是从时间上描绘出一个粗糙的轮廓，无法反映他一生思想和学术的全貌和具体内容。另，皮名振据年谱撰写的《皮鹿门先生传略》，详列皮锡瑞的著述名目及其刊行情况，关于其生平的文字

却不及千言。周予同《经学历史》注释本（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序言中的《皮锡瑞传略》，于皮氏生平更只寥寥数十字，解放后重版，亦只是附录皮名振的《皮鹿门先生传略》以资补充。现有关于近代经学、戊戌变法和湖南近代史的相关成果，如徐世昌《清儒学案·鹿门学案》，李肖聃《湘学略·鹿门学略》，刘茂华《近代湘学概论·善化皮鹿门先生》（载《南强旬刊》第 1 卷第 3 期），汤志钧《近代经学和政治》、《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史》，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鹿门学案》、《清代的今文经学》（载《清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清末今文经学三大师对〈春秋〉经传的议论得失》（见《杨向奎学术文选》），陈其泰《清代公羊学》，林增平等主编《湖南近现代史》，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等等，都只是对皮锡瑞的生平、学术及其与南学会的情况稍有提及，有的著述还存在史实失真或以讹传讹、评论欠允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国内迄今仅有一篇专题论文，即宋卫忠的《皮锡瑞的变法思想》（载《湘潭师院学报》1996 年第 4 期），对皮氏戊戌时期的变法思想也未能作出深入的剖析。因此，关于皮锡瑞的生平详情和思想全貌，至今仍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尤其是皮氏戊戌变法前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戊戌政变后至清末新政期间的言论、思想与作为，更是一片空白。

事实上，皮锡瑞在近代学术和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只是一直未对他进行全面和深入研究。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皮氏的经学著述极为宏富，所涉内容如今古文《尚书》和“三礼”等，又十分专精，故而今人要去研读和解析，殊非易事。二是已有的关于皮氏生平与思想的资料或者无人重视，或者难以寻觅。现存关于皮锡瑞的资料，除《皮鹿门年谱》外，还有两种极其重要。其一是已刊诗文，包括《师伏堂诗草》6 卷、《师伏堂骈文》4 卷、《师伏堂词》1 卷、

《师伏堂咏史》1卷。其中所刊诗词始于1870年，止于1898年，共九百余首。所刊骈文起于1873年，终于1906年，共六十余篇，内中保存有部分书信。皮锡瑞的诗文多为叙事和咏史之作，基本上如实反映了他的生活和思想，是今天研究皮氏前期思想和活动的基本史料。其二是未刊的《师伏堂日记》，手稿现珍藏于湖北省图书馆。皮锡瑞自壬辰（1892年）至戊申（1908年），按日写下了自己的起居、交往、读书和著述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时事的评述，是研究皮氏后期生活和思想的原始史料。《湖南历史资料》曾根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存的《师伏堂日记》抄件，在1958年第4期、1959年第1期、第2期和1981年第2期，先后以《师伏堂未刊日记》和《师伏堂日记》为题摘刊了1897—1900年有关维新变法的部分内容，成为研究湖南维新运动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至今仍广为征引。可惜因转抄时辨认错误和整理时有失审慎，加上印制中校对欠精，这部分日记在断句、标点特别是文字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讹误（详见本书附录二），有些甚至可能影响到对皮锡瑞和整个湖南维新运动的正确评价。不过，至今未有人用这些已刊日记对皮锡瑞本人的维新活动和变法思想进行细致研究，现有关于皮锡瑞与南学会的研究成果存在某些疏漏和舛误，也是研究者对这部分日记未作精细研读的结果。1999年初，著者翻阅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存的《师伏堂日记》部分抄件；2000年初夏至2001年春末，更有幸仔细查阅了湖北省图书馆珍藏的《师伏堂日记》全部35册手稿，并获允摘抄了其中部分重要内容。

本书主要依据上述皮锡瑞的年谱、诗文、日记和部分经学著作，对他的生平活动和一生思想历程进行全面考察，对其中一些基本史实和重大问题，如皮氏早年的人生困境、由词章议论转治经学训诂的时间、戊戌以前的思想状况、甲午战败至胶州事变前后的思想转变、留湘应聘南学会的始末、南学会讲学的主要内

容、皮叶（德辉）之争与南学会的停讲、维新时期的主要活动和变法思想、戊戌政变后专力著述的情况、晚年的思想特别是参与清末湖南兴办新学的言行主张，等等，进行考证和评述，力图纠正和弥补年谱及现有论著中关于这些问题出现的讹误、缺失，对皮锡瑞的人生理想、经世主张、维新言行、变法思想和通经致用的治学立场等进行细致清理和集中论述，对皮氏在近代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两个主要活动领域的实际贡献及其历史作用做出准确评价。

笔者希望通过这一开拓性的工作，为进一步研究皮锡瑞的经学成就和学术思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术界深入开展皮锡瑞及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便利。至于书中缺失，在所难免，恳请大方之家惠赐指正。

目 录

序	麻天祥
前言	(1)
第一章 “才人落魄长安陌”	
——皮锡瑞早年的人生困境	(5)
第一节 早年生活	(5)
第二节 科举之挫	(13)
1 十年蹉跎举人路	(13)
2 终生难圆进士梦	(19)
第三节 归隐与救世的内心苦痛	(29)
1 “抱策无端走江海”	(29)
2 “英雄拊髀志腾跃”	(36)
第四节 从穷愁著书到通经致用	(45)
1 “比来失意笺虫鱼”	(45)
2 “学术与政术相通”	(51)
第二章 “惯阅千古观兴亡”	
——皮锡瑞的前期史论探微	(61)
第一节 “陈古以切今”	(61)
第二节 咏史与论政	(64)
1 论人才兴废与“匡时正需才”	(64)
2 严“夷夏之防”与反抗侵略	(71)
3 评王安石改革与“变法应先改宋明陋习”	(78)

第三章 “时务因时而变”

——皮锡瑞甲午前后的思想转变 (84)

第一节 经世主张及其思想局限 (84)

1 重视农事,施行教化 (84)

2 加强边防,抵抗侵略 (88)

第二节 从经世救时走向维新救亡 (95)

1 对西学和洋务的抵拒 (95)

2 甲午惨败的刺激 (101)

3 “梦与人谈西法” (113)

第四章 “登堂开讲,议论衍衍”

——皮锡瑞南学会讲学述论 (125)

第一节 受聘始末与开讲之论 (125)

1 留湘应聘 (125)

2 论立会讲学之益 (129)

第二节 讲学的主要内容 (134)

1 “合群”论与破除学派门户 (135)

2 “开智”论与倡导文明排外 (142)

3 “素王”论与宣扬维新变法 (160)

第三节 皮、叶之争和南学会“停讲”考辨 (166)

1 皮锡瑞并未屈从叶德辉 (166)

2 皮锡瑞离湘赴赣与南学会“停讲”之真相 (180)

第五章 “善变而取法于古”

——皮锡瑞的维新活动和变法思想 (190)

第一节 戊戌时期的维新活动和主张 (190)

1 推动湘赣维新变法 (190)

2 力变科举,促废八股 (196)

3 振兴经济,挽回利权 (204)

第二节 个性鲜明的变法思想 (208)

1 主张渐变以收实效	(209)
2 反对尽变西法	(218)
3 欲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	(224)
第六章 “商量旧学,启发新知”	
——皮锡瑞晚年的生活和思想	(234)
第一节 陷身党祸,心忧天下	(234)
1 党禁始末	(234)
2 “多恐神州付陆沉”	(248)
第二节 兴学育材,尽瘁桑梓	(258)
1 科举、革命与学堂	(258)
2 兴办新学与不废旧学	(275)
附 录	
一 《皮鹿门年谱》纠误	(293)
二 《师伏堂未刊日记》文字正误	(306)
皮锡瑞生平大事年表	(331)
参考书目	(337)
后 记	(341)

前 言

皮锡瑞（1850—1908）精研群经，著述宏富，其成就当时就极受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柯劭忞等人的称扬，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经学大师之一。他早有经世大志，主张通达古今之变以经世致用，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清末兴学，成为晚清新政运动中一位重要的宣传家和实干家，并在实践中对变法作了理论探索，提出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变法思想。皮锡瑞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极有影响，无论是深入研究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还是进行近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的梳理和评定，他都是一位无法忽视的人物。

然而，从皮锡瑞弃世迄今已有九十余年，国内外学术界对他却未作专门研究。唯一的著作，是他的孙子皮名振撰写的《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有人称誉它“文字详实，读之足明先生学业之大及其经历之实”（《皮鹿门年谱》李肖聃序）。可是，实际上该谱对皮锡瑞一生行踪只是述及大略，而着意宣扬其学术；就其记述皮氏学术而言，该谱的缺陷也相当明显，因为谱中只是将其诗、文及经学著述系年详载（其中尚有许多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一），其中转录皮氏16种著述的自序、凡例，占了谱文的绝大部分。因此，该书对于皮锡瑞的生平、思想和学术，只是从时间上描绘出一个粗糙的轮廓，无法反映他一生思想和学术的全貌和具体内容。另，皮名振据年谱撰写的《皮鹿门先生传略》，详列皮锡瑞的著述名目及其刊行情况，关于其生平的文字

却不及千言。周予同《经学历史》注释本（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序言中的《皮锡瑞传略》，于皮氏生平更只寥寥数十字，解放后重版，亦只是附录皮名振的《皮鹿门先生传略》以资补充。现有关于近代经学、戊戌变法和湖南近代史的相关成果，如徐世昌《清儒学案·鹿门学案》，李肖聃《湘学略·鹿门学略》，刘茂华《近代湘学概论·善化皮鹿门先生》（载《南强旬刊》第 1 卷第 3 期），汤志钧《近代经学和政治》、《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史》，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鹿门学案》、《清代的今文经学》（载《清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清末今文经学三大师对〈春秋〉经传的议论得失》（见《杨向奎学术文选》），陈其泰《清代公羊学》，林增平等主编《湖南近现代史》，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等等，都只是对皮锡瑞的生平、学术及其与南学会的情况稍有提及，有的著述还存在史实失真或以讹传讹、评论欠允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国内迄今仅有一篇专题论文，即宋卫忠的《皮锡瑞的变法思想》（载《湘潭师院学报》1996 年第 4 期），对皮氏戊戌时期的变法思想也未能作出深入的剖析。因此，关于皮锡瑞的生平详情和思想全貌，至今仍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尤其是皮氏戊戌变法前的生活和思想状况、戊戌政变后至清末新政期间的言论、思想与作为，更是一片空白。

事实上，皮锡瑞在近代学术和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只是一直未对他进行全面和深入研究。究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皮氏的经学著述极为宏富，所涉内容如今古文《尚书》和“三礼”等，又十分专精，故而今人要去研读和解析，殊非易事。二是已有的关于皮氏生平与思想的资料或者无人重视，或者难以寻觅。现存关于皮锡瑞的资料，除《皮鹿门年谱》外，还有两种极其重要。其一是已刊诗文，包括《师伏堂诗草》6 卷、《师伏堂骈文》4 卷、《师伏堂词》1 卷、

《师伏堂咏史》1卷。其中所刊诗词始于1870年，止于1898年，共九百余首。所刊骈文起于1873年，终于1906年，共六十余篇，内中保存有部分书信。皮锡瑞的诗文多为叙事和咏史之作，基本上如实反映了他的生活和思想，是今天研究皮氏前期思想和活动的基本史料。其二是未刊的《师伏堂日记》，手稿现珍藏于湖北省图书馆。皮锡瑞自壬辰（1892年）至戊申（1908年），按日写下了自己的起居、交往、读书和著述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对时事的评述，是研究皮氏后期生活和思想的原始史料。《湖南历史资料》曾根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存的《师伏堂日记》抄件，在1958年第4期、1959年第1期、第2期和1981年第2期，先后以《师伏堂未刊日记》和《师伏堂日记》为题摘刊了1897—1900年有关维新变法的部分内容，成为研究湖南维新运动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至今仍广为征引。可惜因转抄时辨认错误和整理时有失审慎，加上印制中校对欠精，这部分日记在断句、标点特别是文字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讹误（详见本书附录二），有些甚至可能影响到对皮锡瑞和整个湖南维新运动的正确评价。不过，至今未有人用这些已刊日记对皮锡瑞本人的维新活动和变法思想进行细致研究，现有关于皮锡瑞与南学会的研究成果存在某些疏漏和舛误，也是研究者对这部分日记未作精细研读的结果。1999年初，著者翻阅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存的《师伏堂日记》部分抄件；2000年初夏至2001年春末，更有幸仔细查阅了湖北省图书馆珍藏的《师伏堂日记》全部35册手稿，并获允摘抄了其中部分重要内容。

本书主要依据上述皮锡瑞的年谱、诗文、日记和部分经学著作，对他的生平活动和一生思想历程进行全面考察，对其中一些基本史实和重大问题，如皮氏早年的人生困境、由词章议论转治经学训诂的时间、戊戌以前的思想状况、甲午战败至胶州事变前后的思想转变、留湘应聘南学会的始末、南学会讲学的主要内

容、皮叶（德辉）之争与南学会的停讲、维新时期的主要活动和变法思想、戊戌政变后专力著述的情况、晚年的思想特别是参与清末湖南兴办新学的言行主张，等等，进行考证和评述，力图纠正和弥补年谱及现有论著中关于这些问题出现的讹误、缺失，对皮锡瑞的人生理想、经世主张、维新言行、变法思想和通经致用的治学立场等进行细致清理和集中论述，对皮氏在近代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两个主要活动领域的实际贡献及其历史作用做出准确评价。

笔者希望通过这一开拓性的工作，为进一步研究皮锡瑞的经学成就和学术思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术界深入开展皮锡瑞及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便利。至于书中缺失，在所难免，恳请大方之家惠赐指正。

第一章 “才人落魄长安陌”

——皮锡瑞早年的人生困境

第一节 早年生活

皮锡瑞字鹿门，又字麓云，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他因景仰西汉今文学大师伏胜（生），颜其居室曰“师伏堂”，后学遂尊称他为师伏先生。

善化皮氏系晚唐诗人皮日休后裔，世居襄阳，明中叶后迁居江西临江府清江县之龙潭里^①。嘉靖年间，清江皮氏出一进士皮舜明，出任福建建宁县知县、补龙岩直隶州知州、署兴化府知府，并著有《慎思堂集》，后善化皮氏奉之以为桃祖。皮名振所谓“我皮氏江右望族”^②，可能就此而言。

皮锡瑞的高祖皮以锈，为皮舜明七世孙，乾隆末年由赣徙湘。至皮锡瑞的曾祖皮登乐，始占籍长沙府善化县。皮登乐以货殖起家，财雄府邑，又略读诗书，能明大义，虽饶有资财，而自奉甚俭，性喜疏财仗义，“多赈贫乏，为人排患难，无所取，且耗金钱酒食不吝”^③。皮锡瑞也曾回忆说：“排难解纷，自是佳

① 《师伏堂日记》，壬辰年正月初七日：“予故家江右临江清江龙潭村，于初七天明时迎丽城菩萨。后家湖南，仍于是日祀之，亦刘中垒云毋绝种祀之意。然不解其所谓。去年九月至龙潭拜墓，始知丽城乃地名，距予村止三里，其神即此间之瘟神也。”

② 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

③ 《皮鹿门年谱》，第1页。